

梦、诗，还有远方

■文 霍

看窗外的绿柳，在初夏阳光的照射下，愈显青翠。枝头啁啾的鸟儿，为春日的谢幕歌唱着。我静坐桌前，体味着夏初的浪漫，也倾听着琅琅的书声……

十七年的时光在隙间掠过，无声无响，却又留下丝丝印迹。十七年，细数一个个如斯的日子，只发现岁月在斑斑点点的记忆中永存。十七年的光阴是漫长的，我在沉浮中寻找光明的出口；十七年的光阴是一瞬间的，我在这头儿回首往事，却发现已走了很远很远。

十七岁，如花的年龄，怀揣着梦想，我义无反顾地登上了三尺讲台。或许是祖辈三代为师的熏陶，当我站在这片土地上的那一刻，便对这里的一切爱得深沉。我爱这里的一草一木，我爱这里的一桌一椅，我爱那些散发着生命力的孩童。

蒙是我初入学校的心结，也是我记忆深处的软肋。

开学仍教五年级，习惯与大孩子打交道的我，已经熟稔了这种初次见面的安静，别看他们表面风平浪静，其实内心藏着不少鬼点子，假以时日，他们就会拿出十八般武艺在我面前大肆渲染，我就如那稳坐莲花生的如来，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正在为自己的智慧窃喜，一双惊恐的大眼睛一下子闯入我的眼睛：在角落里，她显得如此单薄，小胳膊细得像初发的柳枝，她似乎不太适应刚开学的陌生，睁着大眼睛盯着我，她又似乎有些疲惫，努力端坐着，但一切又被

自己苍白的面颊出卖，更让我心中一悸的是那苍白面颊上绛紫的嘴唇。我与她的目光相遇，她便害怕似的躲闪。我的心里有一丝悲凉，也对这个女孩儿充满了好奇。

我开始搜集与她有关的信息：先天性心脏病，已做过一次手术但效果不太明显，父母是工薪阶层，在是否进行第二次手术的意见上出现了分歧，母亲坚持，父亲却反对……十一岁，正是享受生命愉悦的日子，她却要承受旁人无法体会的苦痛。我越来越想走近她，想走进她的生活，也想走进她的内心。我开始小心翼翼地找她交谈，她一般默不作声，问得久了，她便吝啬地吐出几个字，声音小得可怜。不管怎样，我都笑颜相对，生怕我那豪爽的性格惊扰了她。时间久了，她开始与我交谈，仍是细细的声调，却带着喜悦。我不敢跟她谈太开心的事，她会因兴奋变得呼吸短促。和她在一起，我会变得矜持而安静，虽然是刻意而为，却也与她相处得其乐融融。

体育课，她永远都是孑然一身，或静坐桌旁，或眼望窗外，单薄的身影更显孤寂。我时常放下手边的工作陪她坐一坐，她看我来，眼神里跳动着亮光。我们之间少有交谈，有时彼此相视而笑。“下辈子，你能做我的姐姐吗？”细细的声音如此空灵。我心头一紧，不露声色地回答：“为啥是下辈子，这辈子就行！”“真的，我真的能叫你姐？”“谁再敢欺负你，你就告诉姐，姐罩着你！”她不再言语，绯红爬上双颊，伸出如柴的手指做



了个胜利的手势。我的心中五味杂陈，留在眼眶里的只剩下酸涩……剩下的日子留给了等待，我就成了等待中的陪伴。我的陪伴并没有挽留住她离去的脚步，她在一个秋日消失。

春来春往，学校里的合欢树开了又谢，孩子在明媚的春光里成长。我陪着他们在题海中穿梭，我听他们把心事倾诉，我把满心的情怀送给他们，也换来了他们深深的爱慕。他们那小小的臂膀会把我搂得紧紧的，他们会把手心里攥得紧紧的花送给我，他们会用调皮的音调叫我“雯姐”。我看着他们飞扬的神情，心中有满满的感动。我愿化作一棵树，根深深地扎进这片土地，枝蔓努力地成长，在春风中看他们蓬勃的身姿，在秋阳下看他们收获的喜悦。我会用一生陪伴，只因对他们爱得深沉。

母亲节（外二首）

■徐桂荣

早上一睁眼，我就拿起手机
给母亲打电话
问她早饭做好了没
问她腿还疼不疼，药还有没有
问弟弟妹妹谁又回家了
问她什么时候能来周口
需不需要再去医院做个检查
并告诉她我很好，不要牵挂

一通电话，打了半个多小时
细细碎碎，啰嗦嗦嗦
但我没有提及今天是母亲节
也没有祝福母亲节日快乐
身在外地的人，随时随地的一通电话，就是母亲的节日
身在外地的孩子
一句平安，一声笑语
就是母亲最大的安慰
最好的礼物

那把剪刀

她从未再想起过它
自从它将脐带剪断
让她成为一个母亲
让她身上掉下来的那一团
热乎乎的肉
成为独立的个体，开始
用自己的眼睛看这个世界
十几年过去
她看见过无数把剪刀
也使用过无数次
但从未再想起它
即使此时想起，也是
偶然中的偶然
只是一想起来，她就又
感到尖锐的疼痛
并蓦然惊觉：那把剪刀
其实一直都在，一直
游离于她和女儿之间
并一直在悄无声息地
剪剪剪
那些维系她和女儿的
千丝万缕
看得见的，看不见的
总共被剪断了多少
她无从知道。只知道
女儿越来越大越来越独立
也离她越来越远。此时
她抚摸着这些莫须有的
疤痕一样的断切面
一遍遍地抚摸着，突然
看见那把剪刀就在肘边
刃光诡异，而锋利

孩子在路上

孩子开学了。今天
她要独自一个人
经由出租车汽车火车公交车
赶往北京，赶往学校
一整天，我在家里魂不守舍
无论做什么，耳朵里都是
出租车的声音。汽车的声音
火车的声音。公交车的声音
这些亲切熟悉的声音，在今天
都有些刺耳，有些怪异
令人提心吊胆，坐卧不宁
但我不得不将女儿
交给它们。这些交通工具
这些必须的道路，过程
就像以后，我不得不将她
交给这个社会，以及
她自己的人生
并不是孩子大了就可以放心
只要她在路上
那个叫妈妈的人，就一直
提着一颗扑通扑通的心

去婺源

■单 涛



我翻开字典，仔细寻找“婺”的含义。“婺”，一是婺江，水名，在江西；二是婺源，地名，在江西。这是新华字典给我的答案，仅此而已。

婺源现在属江西，然而历史上却属安徽管辖，是古徽州一府六县之一，被誉为“书乡”及“中国最美丽的乡村”。

桥，是婺源的桥，而且是春天婺源的桥。不必说“两水夹明镜，双桥落彩虹”的彩虹桥，单是乡间田野长满青苔野草的古石桥就能勾起无数人深深的乡愁来。车子停在画卷般的路边，远远望见青山旁、田野边一座不大不小的古石桥，决定与朋友同去观赏。一条清清的、浅浅的小河静静地依偎在青山旁，蜿蜒于稻田边，石桥就连接小河两边蜿蜒曲折的、长满青草的小路。我仔细端详着、欣赏着、感受着这座石桥。它是一座石拱桥，石块、石片筑起的桥身布满了青苔、野草及藤条，裸露的石块灰白斑驳，半圆形的青灰相间的桥身倒映在清清的水面上，桥身上垂下的青藤条及野草似乎在触摸小河里清清的水，更给石桥增添了一份历史的沧桑。杂草恣意长在石块和泥土铺就的桥面上，延伸到桥两侧曲曲折折的小

路上。看样子这座桥得有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高龄了。凝望着这座桥，我突然想用几个词形容它：沧桑、岁月、记忆、乡愁，而且是闭上眼睛能够淌下两行青泪的乡愁。霎时间，我仿佛看到牧童骑着水牛，吹着牧笛，慢慢从桥上走过；细雨斜风里，一老农头戴草帽，身披蓑衣，挽着裤腿，草鞋上沾满了泥泞和青草，扛着犁头悠悠从桥上走过了。

婺源之春，主色调绝不仅仅是一个“绿”字能够主宰的，而且还有一个“黄”字要与“绿”字“平分春色”。迎春花吐出的嫩嫩的芽是黄色的，柳树抽出的“柳烟”是黄色的，最为壮观的，还要数油菜花，梯田、房前屋后、河边湖边，不约而同地被染上了金黄色。青山，滴翠的青山，间或绿中点缀三两株桃树、梨树、映山红或者木棉，或粉红，或雪白，或热烈，立刻使凝固的绿动起来、活起来、热闹起来。配以蓝天白天，溪流碧透，粉墙黛瓦，林林总总的色彩，难道不是写生的姑娘一不小心打翻的调色盘吗？

看不完的马头墙，游不够的幽巷子。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徽派建筑全部是白色，并配以黛黑色的小瓦。是不是黑白二色最能与当地的自然环境水乳交融、浑然一体，远观近看均是一幅道地的中国水墨画？还是当地人心中自然有一份素与净，简与朴？我宁愿相信这两者兼而有之。据说在古时候，婺源男子为了养家糊口大多在外经商，女人就承担起了全部家务，包括教育子女、耕田种地，甚至拿着矛头抵御盗贼。我猛然发现，“婺”字不就是一女子左肩一个“矛”，代表着“武”，右肩一个“反文”，代表着“文”，说明婺源女子个个文武双全吗。而一座座高高翘起的马头墙，便是婺源女子盼夫归、望夫归的无奈身影。

江湾、晓起、月亮湾、彩虹桥、鸳鸯湖，多么动听的名字。

似一株幽兰开在深谷，深邃而悠远，宁静而淡泊。美丽的长溪就静静地依偎在群山怀抱中，玉带似的长溪水一往情深地缠绕着山村与田野。青山环绕，清泉潺潺，古桥静卧，古木参天。举目四望，满眼青翠，配以三两点的金黄、粉红或雪白，粉墙黛瓦的徽派建筑就错落有致地掩映在这江南的春色里。

清晨，我早早起床要看看婺源山村春天的早晨。山村的早晨云烟氤氲，溪水朦胧，薄雾缠绕着群山，连老树似乎也要隐藏在朝霞与薄雾中，不高的墙头上黛黑色的小瓦竖着排列，长满了青苔，沾满了露水，湿漉漉的，似乎刚淋了雨。偶尔几声鸡鸣犬吠，唤醒了沉睡的小山村。袅袅炊烟升起，偶尔有村民一大早到自家的田里或山坡上采摘青菜、野菜，露水打湿了他们的裤脚而浑然不知。我发现每家每户砍的柴不但长短一致，而且码放非常整齐，像一堵一堵的木墙，非常别致。也许，整齐的是柴，错落有致的是房，悠然散淡的是婺源山民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心。我想为什么人们向往田野，向往大自然，是不是被那种深植于人们心中的中华民族悠久的农耕文明影响着、召唤着，还是人们对乡愁深深的无尽的眷恋？我想应该都有吧。

春天，婺源是绿的，是黄的，到了金秋，婺源不但是绿的，是黄的，更是红的。高大的红枫，形状不像是一个“婺”字吗？长长的竹竿撑起圆圆的竹匾，悬挂着、摊铺着一串串火一样的红辣椒，高大的红枫下，是金黄的稻秆垛，漫山遍野的野山楂，必是婺源之秋即将上演的最为壮观、最为震撼、最为热烈奔放的秋日盛景。